

两个与一个

(苏) A·諾維柯夫 著
庄 凝 譯



群众出版社

兩個與一個

(苏) A·諾維柯夫 著

庄凝 譯

群 众 出 版 社

1959年9月

內 容 介 紹

这部小說描写美国間諜机关空投到苏联境內的三个特务分子的不同命运。两个伏法了；一个改邪归正，立功贖罪，重新获得了光明的前途。本書用大量真实材料將兩個世界作了鮮明的对比，令人信服地給誤入歧途的人指出了光明大道。

А • НОВИКОВ

ОДИН ИЗ ТРЁХ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ПРАВДА”

“ОГОНЁК”

№:11—13. 1938

群 众 出 版 社

(北京東長安街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00号

經安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書号(总)83(文)56开本787×1092 $\frac{1}{32}$ 印張2 $\frac{1}{16}$ 插頁4

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9月第1次印刷

字数42千字,印数00001-23,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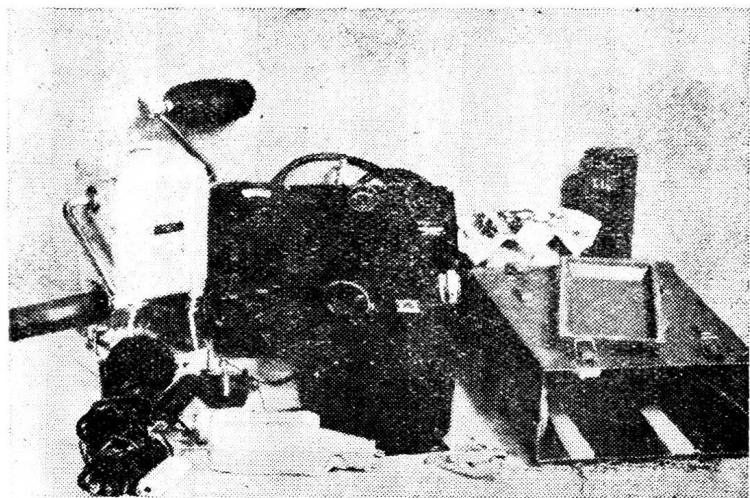
定价:(8) 0.22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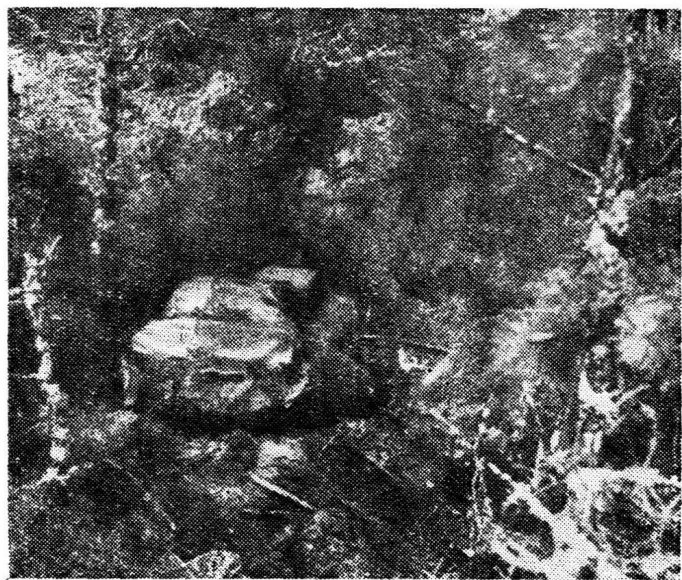
克拉維契在諾沃羅西斯克空投時使用的降落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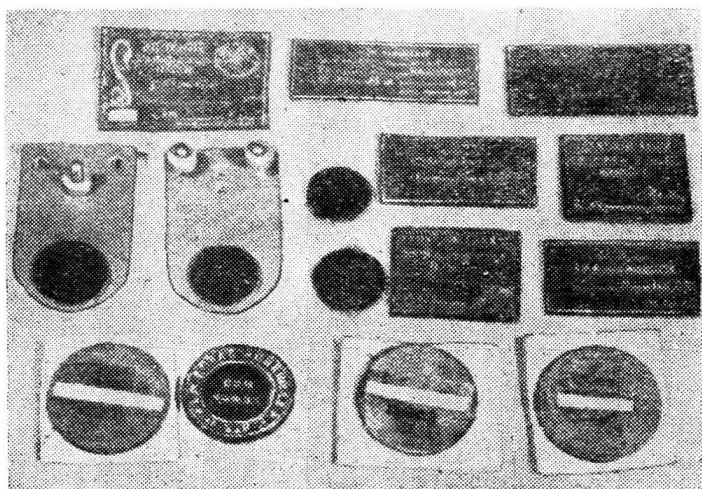
在克拉維契身上搜出的武器——手槍、手榴彈、刀子、毒藥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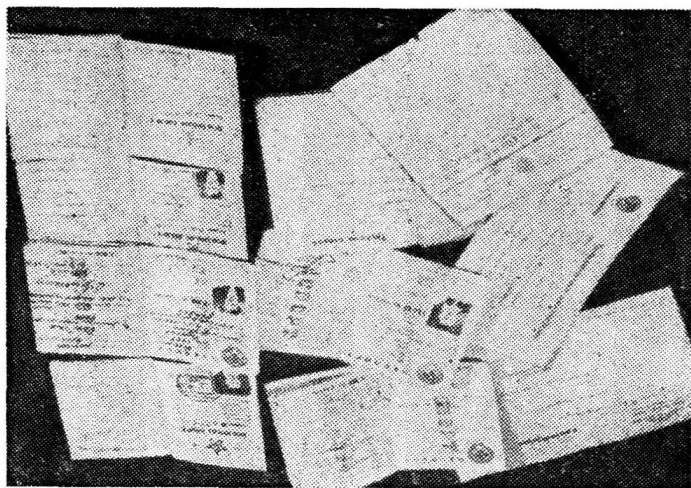
特务們携带的电台。



克拉維契埋藏特务用具的暗窟。



克拉維契所配备的制造假証件的印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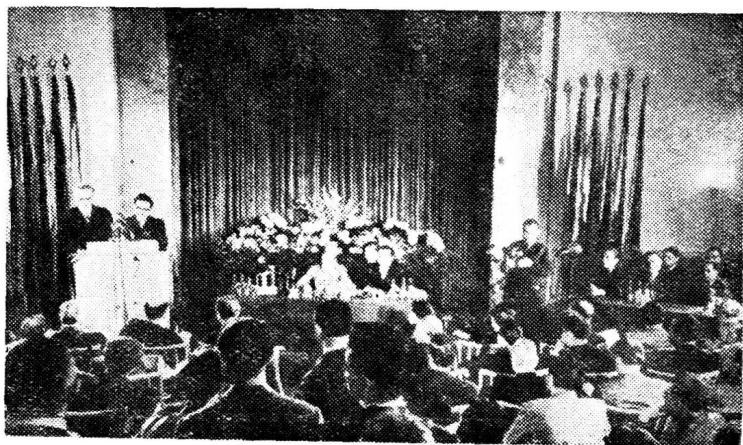
在克拉維契身上搜出的假証件，假証件上化名為索洛金。



柏林記者招待會上的記者們在參觀空投特務所攜帶的實物。



克拉維契在柏林記者招待會上發言。



柏林記者招待會。

目 录

在“瑪丽达”小酒店附近·····	1
留下来·····	4
“买卖人”·····	8
出国·····	10
跳傘·····	12
接触生活·····	14
車廂里的一夜·····	17
肖阿維里的“教导”·····	23
眼前就是頓巴斯·····	30
第一个危險·····	37
踪迹暴露·····	41
中尉輕举妄动·····	43
生活在前进·····	48
重新踏上旅途·····	51
現場逮捕·····	53
贖罪·····	56
在全世界的輿論面前·····	60

在“瑪麗達”小酒店附近

傍晚，雅典的居民大都來到海邊納涼。多孔的岩石和柏油馬路還殘留着白晝的熱氣，但涼爽的微風已經吹皺了愛琴海海灣里的驚驚輕波，有時在海濱露天酒店的座上客身邊吹過，有時拂動一條漁船的船舷。在那條漁船上，船頭和船尾的燈都點得亮晃晃，因為漁夫們夜里要出海捕章魚。

我的愛人呀，你是我的一朵花，

傍晚的星呀，在我們頭上眨眼……

歌聲飄蕩在海灣上空。一個年輕的歌手在黑魘魘的海灣里歌唱着，那里閃閃的燈火星羅棋布，隱隱傳來勻淨的樂聲……

天空突然一陣馬達轟鳴，蓋過了歌聲。一架美國運輸機開着信號燈，在露天酒店餐桌的上空掠過，逐漸向海濱公路下降。公路上有幾輛小汽車在疾馳，十字路口的紅燈一亮，汽車立刻刹住了。飛機場的跑道直通公路。那架運輸機的輪子差點兒碰到公路上這些小汽車的車頂。排汽管的綠燈亮了一下，飛機着陸了，順着跑道滑過去。小汽車又向前疾馳。

從這架美國飛機上走下三個鬼鬼祟祟的人來，有一個人迎過去，這四個人隨即在黑暗中消失了。

離開充滿汽油味的機艙，來到海邊呼吸一下新鮮空氣——這有多么舒服啊！

露天酒店的餐桌旁边，快活而又健谈的希腊人，有的吃着刚捕上来的鲜嫩的比目鱼，有的吃着裹了面粉的油煎小鱼。招待员们托着一盘盘切成小段的章鱼触鬚走来走去。一个老头子在餐桌旁边兜卖牡蛎，把牡蛎从篮子里拿出来，熟练地用小刀剖开壳，滴进几滴檸檬汁，然后请主顾尝鲜。杯子里的希腊酒呈现出黄澄澄的颜色，好像琥珀一样。垂直形的大铁签子串着一团团夹着脂油馅的牛肉大丸子放在火上烤炙，烤猪肉微微冒着白烟。这股肉香弥漫在海边上，引得人们垂涎欲滴，只想坐到桌边去饱餐一顿。

但是陪在那三个人身边的第四个人用眼色警告着：“不行！”

“去洗洗海水浴，行不行呢？”

“不行！”

那三个坐飞机来的人，有一个名叫卡尔，他一眼看到了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子。男孩拿着鸡毛小掸帚，在给几辆停在停车场上的汽车掸灰塵。他光着两只脚，穿着补丁摺补丁的裤子，戴着一顶大制帽，帽沿上印着小酒店的字号：“瑪丽达露天酒店”。那男孩在店门口奔忙着挣一点零钱。

卡尔不禁回想起，他自己也曾經是这样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不过那时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姓克拉維契，叫伏洛佳^①。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是1941年……地点在离奥德薩不远的五一城。

他一輩子也忘不了那一天，他在小河里洗完澡回家，把釣竿放在院子里，兴高采烈地吹着口哨，踏上了台阶。

① 伏洛佳是一般苏联人常用的名字，卡尔是德国人常用的名字。——譯注。

“啊，小伏洛佳！”走到門口來的奶奶帶着哭音喊了這麼一聲，一伸手把孫兒連頭摟在懷里，抽抽搭搭地啜泣起來，泪流滿面。

“媽媽！”他的腦海中掠過一個不祥的念頭，拔腳就冲进屋子……

學校离克拉維契的家很遠，但五年級的同班同學們仍然帶了花來送葬。男同學們笨手笨腳地把花束遞給女同學，女同學們就把一束束鮮花放在棺材旁邊。

那時是陽光燦爛的美妙的五月。烏雀在墓地里嘰嘰喳喳地放聲歌唱，但伏洛佳什麼也聽不見，只聽到一塊塊的泥土落在棺材蓋上。

過了三個月，家里就出現了一個後母。伏洛佳管他叫“娜塔莎姨姨”。她是火車站上炊事員的下手。後母帶來了一個身材細長的女兒塔瑪拉。

家庭人數看來增多了，但伏洛佳始終覺得自己是孤另另的一個人。父親照舊對他的習題本和日記本不聞不問，後母就更沒有閒情來關心他了。

父親經常東奔西走，到處去追求優厚的待遇，一會兒到庫頁島，一會兒到高加索，所以不久，全家就搬到西烏克蘭的斯特雷依城去了。

伏洛佳在家里照舊受到冷待，整天仿佛置身在湍急而冰冷的斯特雷依溪水中一般。那條山溪冷得簡直像冰窖——你剛一踏進去，就得趕緊往外跳。

有一天清晨四點鐘，伏洛佳迷迷糊糊地聽見窗外轟隆隆地響了起來，好像有一大隊拖拉機疾馳而過似的。他跑到院子里，立刻看見高射機槍的槍口噴吐着火焰。停在車站上的裝甲

列車在開火。他們的房東穿着貼身襯衣站在院子里，眺望着遠處什麼地方。伏洛佳也竭力想看出飛機場上發生了什麼事情。飛機場上的汽油庫在燃燒，滾滾濃煙向上直冒。

他輕聲地問房東道：“演習嗎？”

“演習！”房東挖苦地學着他的話說。“打仗啦！打仗啦！”他大聲喊起來，似乎對這事感到很开心。

傍晚，最後一輛軍用列車帶着難民撤離了斯特雷依城……

此刻，克拉維契一面瞅着那個忙着在酒店旁邊掙錢的男孩，一面回憶着那次撤退的細節。

“走吧，卡爾！你要站在这里呆多久啊？”克拉維契忽然聽到了這句話。

“啊，好！”他神情恍惚地回答道，隨即跟別人一起走開了。

……四個人買了香腸和白麵包，就回飛機場去了。附近的酒吧間里傳來了靡靡之音和淫蕩的大笑聲。屋子裡悶熱不堪，令人難以入眠。海水在附近汨汨地蕩漾着，聲音是那麼溫柔，那麼安詳——令人恨不得一輩子都浸在海水中……

留 下 來

第二天，那三個人被帶上一架飛機。這架蹩腳飛機剛剛起飛，發動機就失靈了，勉強依靠一個引擎作了降落。克拉維契聽到一個飛行員說：

“用這種老爺機器怎麼能完成這種任務呢？”

另一個飛行員回答道：

“干这种事儿，誰肯用好机器来冒险？现在只好用那架后备飞机啦，那架还要糟呐。”

……飞机慢慢地升高了。飞机下面是一片汪洋大海。机舱里静悄悄，三个人都不说话。

克拉維契重又回忆起他们回到五一城以后的情形。

……他们一家人从斯特雷依城回到五一城不久，有一天，父亲脸色苍白、老态龙钟地回到家里。后母用疑问的眼光看了他一眼。父亲把揉成一团的通知書扔在桌子上。伏洛佳看见父亲扭身向院子里走去，到了柵欄跟前，扶起倒下的測量杆，本来想重新釘结实，后来却怒冲冲地往远处一扔，回头就走进屋子。

他们家离軍事委員部很远，但是一路上父亲没跟伏洛佳說一句話。甚至在这时候老克拉維契跟兒子也無話可談。虽说他不是上前綫，只是去挖工事，但这段時間說不定是他們的最后一面呢！

“好吧，再見！”父亲說着就走进了軍事委員部大廈。

不久，德寇占領了五一城。不知怎的，城里人說起話来忽然全都变得低声下气的了，熟人們在路上遇見也只勉强打个招呼。城里謠言紛紛，从地下室傳到大街小巷，而且越傳到后来越吓人。

有一天，狗汪汪地狂吠起来，恶狠狠地不知在扑一个什么人，后母不想去开門。过了一会兒，父亲走进来了，站在屋子中間，小油灯放射出搖晃不定的慘淡的光綫，父亲臉上胡須叢生，看上去都令人害怕。

后来，伏洛佳听到父亲和后母的片断談話。他隱隱約約地听到說：“包圍”，“前綫突破”，“誰知道”。

第二天早晨他問父親道：“我們的軍隊當真給打垮了嗎？這是不可能的呀……”

父親冷冷地回答道：“誰知道。該怎麼樣就會怎麼樣。”

夜里，後母跟父親噢噢喳喳地說：

“那又怎麼樣呢？日子總得過下去呀。這些好歹總也是人吶。”

食堂附近的一個院子被德國人用鐵絲網圈起來了。有一次伏洛佳上那兒去，看見裁縫、隔壁的鞋匠、兩個鐘表匠以及另外的幾十個人，一塊兒坐在鐵絲網里。他們臉色憔悴不堪，眼神流露出絕望的悲傷。伏洛佳就是這樣第一次聽到“猶太人區”這個詞兒。

父親到警察局工作去了。他既領不到制服，也領不到武器，只是領到一點點糧食。奶奶冷笑說：

“要是以前只給警察發這麼點兒東西，他們不跟着工人上街示威游行才怪吶！辛辛苦苦當這份差事就掙這麼點兒零碎東西哇……”

父親惡聲惡氣地頂嘴說：“不干一家人又吃什麼？”

他們住的那所房子，房東已經跟着蘇聯軍隊撤退了。

伏洛佳問道：“我們為什麼不走？”

後母沒好氣地回答：“因為要呆在這里！”

伏洛佳整天沒事就逛馬路。他常常去找他的兩個同班同學——謝苗和鮑里斯。這兩個同學的家人現在全都關在“猶太人區”，他們倆躲藏在一幢大廈的地下室里。那幢大廈以前是區執行委員會，巨大的地下室里堆滿文件。他那兩個同學住的地方，灰塵飛揚得像煙幕一般。射進來的陽光，照透灰塵，形成了一束束奇形怪狀的光帶。

孩子們鑽在文件堆里，成天翻閱着。

鮑里斯忽然說：“這兒有許多証件，要是給法西斯得去可就糟啦！”

謝苗接口說：“把這些全燒掉怎麼樣？”

後來，有一天早晨，伏洛佳的父親抓住他的肩膀，把他從睡夢中拉起來，說：

“起來，跟我上警察局，叫你！”

一條熟悉的小路，一個廣告牌的架子，再一拐彎……就到學校了。在那間熟悉的教室里，破黑板上面的牆壁上，還可以看到幾點墨水污點。那是謝苗用碎紙蘸了墨水，揉成小紙彈放在小筒子里，“呼”地一下吹到黑板上面弄出來的。當時全班同學誰也沒有出賣謝苗。看吧，幾點墨水污點還在牆壁上呢。

一個腦滿腸肥的警官命令把謝苗和鮑里斯帶進來。他只問伏洛佳一個問題：他們倆說的姓名是真是假？伏洛佳証實說，他們沒有改名更姓。

那個胖子說：“行了，現在你走吧。”

伏洛佳回到了家裏，追根究底地問道：“干嗎把他們抓起來呢？難道因為他們反對法西斯，不像你們一樣，把什麼話都藏在肚子裏嗎？”

塔瑪拉贊許地瞅着伏洛佳。父親出人意料地吼叫起來：

“我要扯掉你的耳朵！好叫你不再胡思亂想！你想害死全家老小嗎？！”

不久，伏洛佳就聽說，謝苗和鮑里斯被占領軍槍斃了。

……那天深夜伏洛佳一手拿鋤，一手拿着小包裹，走進了花園。他在小蘋果樹下面掘了個小坑，把小包裹埋下去。

小包裹里是他的少先队紅領巾和队徽……

“买卖人”

……飞机在海洋上空飞行着。克拉維契向他的两个同伴看了一眼。維克多头枕着背包，假裝在睡觉。尼古拉茫然地望着窗外。窗外一片漆黑。朦朧的机舱也令人产生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完全像在‘二葦鋪’里一样！”克拉維契忽然想起了这个早已遺忘的名詞。“二葦鋪”，这是淪陷期間五一城的居民对小飯館的一种叫法，当时那种小飯館象雨后春笋，簡直多得不可胜数。

他的父亲脱离警察局以后，拿定主意也开一家小飯館。他雇了个粗木匠在一間屋子里做了个櫃台。这櫃台是用一扇門、一張桌面以及一張課桌的四条腿拚湊成的。另一間屋子里放了四把椅子。后母掌灶，做各式点心和吃食。門口挂着一面招牌，上面用花体字漆着两个合股人的姓：克拉維契和畢列畢里津。那个股东一向認為，像他那样的买卖人，在苏維埃政权下是英雄無用武之地的。

他經常对伏洛佳的父亲說：“柯里亞，你真是个不可救药的人！你連自己都信不过。我們还会大展鴻圖的！”畢列畢里津接下去又說：“在我們‘帝国式’^①的大飯店里，要有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厅和乐队。来宾們要用巴卡拉酒杯^②喝酒……”

① “帝国式”建筑物是指仿拿破崙第一时代法国建筑物的一种裝飾样式。——譯注。

② 巴卡拉酒杯是法国巴卡拉市出产的高級产品。——譯注。

畢列畢里津从一些女販子手里收买白面包和香腸，又从鄰近乡下买了酒运回来。他們偷偷摸摸地在櫃台底下販卖私酒。

克拉維契做一星期生意，畢列畢里津做一星期生意。他們各人卖不完的剩余貨物，就称一称分量，按照批發价格讓給对方。他們兩家都养起了馬匹。

伏洛佳經常赶着一匹栗色兒馬华斯卡，威風凜凜地飛馳到啤酒厂去取啤酒。小飯館里專門有个錢櫃放“盈余馬克”，但能賺到的盈余却少得可憐，兩家人家都只是勉强够糊口。

克拉維契一家人的活动天地只限于櫃台后面。但伏洛佳知道：某些地方有勇敢的人拿着武器繼續在战斗。有几天早晨，街头忽然出現了傳單。人們口头流傳：一会儿說德国衛戍司令部燒毀了，一会儿說敵軍的軍官又被消灭了。

但五一城里發生的这些事情，一点也傳不进小飯館那骯髒的、布满灰塵的小窗。有一天，五一城的街道上忽然出現了向西撤退的希特勒軍隊。一些“买卖人”全都忙着拆掉店門上的招牌，把种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埋藏起来。

畢列畢里津說：“我們的靠山轉移了。現在我們上哪兒去呢？”

伏洛佳的父亲痛苦地摸摸腦門，嘟囔着說：“應該想个办法！”

“下乡！只有这一条路可走！”畢列畢里津出主意說。

“城外正在打仗。这些剩下的家俱什物不得不丢掉啦。咱們搬到太平無事的乡下去！我有些熟人住在蒂拉斯波耳……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套馬！”

当天他們就啓程了。前边是克拉維契一家人，坐在一輛